

目录



- 雷神桥之谜\1
- 三个同姓人\29
- 皮肤变白的军人\49
- 三角墙山庄\73
- 退休的颜料商\97
- 王冠宝石案\119
- 肖斯科姆别墅\141
- 狮鬃毛之谜\167





神桥之谜

十月的一个早晨，狂风大作。我下楼去吃早餐，碰到了福尔摩斯。

“手里有案子啦？”我问。

“你也开始学会我的推论法了。”他笑着说。

一刻钟后，我们离开了饭桌。福尔摩斯面对着我坐着，掏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不错，他一度曾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是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英国不是也住了不少日子了吗？”

“可不是，他五年前在汉普郡买了一个不小的农庄。大概你已经听说他的妻子惨死了吧？”

“我想起来了，这是他成为新闻人物的原因。但我不知道细节。”

“没想到这个案子最后找到我头上了。”

“你的头上？”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华生，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写的是：





克拉里奇饭店摇十月三日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尽最大力量去援救她。我不能做任何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知道事实经过——谁会不知道呢？此事成了全国的新闻。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几乎使我发疯。这个女人太善良了，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去打。我将于明日十一时来访，而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可以为你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平生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抽完他的烟，又慢慢装上了一斗烟丝，“我正在等的就是这位先生。至于情节，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对你简短地说明一下。

“这个人，照我看，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金融巨头，同时他的暴躁与威严在世界上也无人可及。这次悲剧的牺牲者，就是他的妻子，一位已过壮年的女子。家里有两个小孩子，因此还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地点是一所古老的庄园。

“悲剧经过是这样的：女主人被发现死在离庄园半公里外的地方。她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大脑，那时是在晚上。她身穿夜礼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没有任何谋杀的线索。她的身边没有任何武器，注意这一点。尸体于十一点钟被护林人发现，在抬回家之前受过警察和医生检验。这么说也许太简短了，你能听明白吗？”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情况很清楚。女教师被怀疑了？”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在她衣橱的底板上面发现一枝放有一弹的手枪，口径与尸内子弹相同。”这时他两眼直视，拉长了字音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

他停了一下。

“是的，华生，手枪被发现了。的确可以定罪了，是吗？两个陪审团都是这样认为的。另外，死者身上有一张纸条，约她就在桥头见面，署名者是女教师。怎么样？这回说明了动机。吉布森参议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子。如果他妻子死了，除了这位女士，还有谁会更有希望继承她的位置呢？况且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早就想要得到这一切，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恶毒，真恶毒！”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

“另外，她提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反之，有人在案发时间看见她到过雷神桥——也就是案发地点，这一点她根本没有办法否认。”

“这样看来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华生！这座桥是一座宽石桥，有石栏杆，而地下的雷神湖又深又长，长着芦苇，在桥头躺着尸体。这就是基本事实……”

他还没说完，门铃响了。“噢，看来是我们的主顾来了。”

毕利去开了门，但并不是我们的主顾，这一点出乎人意料。

马洛·贝茨先生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瘦削，神经质，眼神惊恐，举止急促而犹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



“你太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谈。我只能跟你稍谈一会儿，因为我在十一点钟有约会。”

“我知道，”来访者喘着气说。“吉布森先生快来了，他是我的雇主，我是他农庄的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恶霸，一个大恶霸。”

“你语气过强了，贝茨先生。”

“我不得不加强语气，时间有限，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我决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他眼看就到了。他的秘书弗格森先生，今天早上才告诉我他约你谈话的事。”

“而你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谁都冷酷。他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但他的妻子是主要牺牲品。他对她很残酷！她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她生活得很悲惨，很绝望，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她是热带人，巴西人，你当然知道的。”

“这点我不知道。”

“炙热之女，激情之女。她就是以这种热情爱他的，她本来非常美，而她的丈夫也是因为这个才跟她结婚的。但是当他的激情退去之后，他就把他的妻子扔在一边再也不理。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同情她，恨他对她的恶劣态度。他很会说话。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肚子里有更坏的东西。我走了，他就要来了。”

客人恐惧地看了一眼钟表，就跑出去了。

“吉布森先生看来有一个很忠诚的家庭，但是警告还是有用的。现在就等本人来了。”我说。





整十一点，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客人被让进屋来。一见到他，我就理解了他的经理为什么对他那么害怕了。

他高大而瘦削、嶙峋如石，给人一种饥渴贪婪之感。他的脸上皱纹深折、伤痕累累，经历的苦难都刻在脸上。他那冰冷的灰眼睛，精明地在浓眉下面闪亮，来回地看着我们俩。

他以威严镇定的神色拉过一把椅子直对着我们坐过来，贴得很近，有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福尔摩斯先生，我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张口便说，“办这个案子我绝不计较费用。

这个女子是无辜的，这个女子必须得到洗刷，这是你的责任。你提费用吧！”

“我的业务报酬数额是固定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绝不加以变更，除了有时免费。”

“那么，考虑一下你的名望吧。你如能办成这个案子，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把你捧上天。你会成为两大洲的新闻人物。”

“多谢，吉布森先生，但我不需要吹捧。我感兴趣的是问题本身。谈这些浪费时间，讲事实经过吧。”

“报纸上讲了很多了，我恐怕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讲给你听。不过，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弄明白，我负责解答。”

“那么，只有一点。”

“是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是什么？”

“是的，你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呵呵。”他笑了一声。

“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雇主与女教师的关系，只当着孩子的面说话的那种关系。”

福尔摩斯皱皱眉，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很忙，吉布森先生，”他说，“我没有时间进行不着边际的谈话。再见吧。”

客人也站了起来，带着一点儿怒气。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拒绝我的案子吗？”

“没什么啊，”福尔摩斯说，“我可以给你解释。这个案子着手去办已经够复杂了，不能再加上错误的陈述来混淆视听。”

“你是说我说谎？”

“如果你坚持要用那个词来表达，我也不反对。”

我立刻跳起来，因为这个富翁脸上显示出一种无比凶残的表情并举起了他那巨大的拳头。他显然已经被激怒了。

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微笑着，并不理会他的一举一动。

“不要吵，吉布森先生。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安静地思考一下，对你是有好处的。”

黄金大王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了他的怒火。转眼之间他的盛怒已转为冷漠。

“好吧，随你吧。你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业务。福尔摩斯先生，我击败过比你强大的人。跟我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好，再见，吉布森先生。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客人愤然地走了出去。福尔摩斯却无动于衷地安然地接着吸烟。

“有看法吗，华生？”他终于问道。





“老实讲，考虑到他是一个无情地扫除一切自己路上障碍物的人，而他的妻子可能就是他的障碍物和不喜欢的人，就如刚才贝茨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咱们的，那么——”

“不错，我也这样看。”

“但他和女教师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到他写的那封信了，调子那么不正常，根本和他那不动声色的自制不相配。显然他是动了感情的，而且是为了那个女教师而喊冤，而不是为了他死去的妻子。要想了解真相，非得弄明白三个人的关系不可。你看到我刚才用单刀直入法向他进攻，他是多么镇定地应战。后来我诈他，给他一种印象，仿佛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其实我只是十分怀疑。”

“大概他还会回来吧？”

“肯定会回来。他才不会这么放手。听！不是门铃响了吗？他的脚步声。吉布森先生，刚才我还对华生说你会回来的。”

黄金大王果真是回来了，神色比走时安静多了。理智告诉他，要想达到目的只好让步。

“我考虑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许误会了你的意思。你有理由了解事实真相，不管这个案子究竟怎样。但是我可以老实地说，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是否没有关系，这个需要我来确定，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这样。”黄金大王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继续观察吧。你想问什么？”

“事实。”

黄金大王稍微有些迟疑，他的脸变得更阴沉了。

“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他终于说道，“有些事情说起来



既痛苦又难言。我只拣必要的说。我是在巴西淘金的时期遇见我妻子的。她是一个马诺斯官员的女儿，长得很美。那时我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但即使今天冷眼回顾，我也觉得她当时是一个稀有的美人。她也具有深沉丰富的、热情奔放的热带气质，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全然不同。长话短说吧，我爱上了她，娶了她。可是过了几年，我才认识到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完全没有。

“我的爱冷却下来。但是你知道，女人啊！不管我怎么样，也影响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之所以对她冷淡，是因为我知道那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毫无办法，她还是深爱着我，不管我用什么办法，她仍旧同样地崇拜我。

“后来出现了一个邓巴小姐。她应招聘广告，成为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你大概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大家也公认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装得比别人高尚，我承认与这样一个女子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我不可能不对她发生亲切之情。你责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怪你这样想，但如果你这样向她表白了，那我就得责怪你，因为可以说她是被你所纵容和保护的。”

“也许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责备暂时又使他出现了原来的怒火，“我不需要装得那么高尚。我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女人，占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做了，不是吗？”

“我告诉她，如果能娶她，我就一定会娶她，但这不取决于我。我说我不在乎钱，所有能使她快乐舒适的事我都肯干。”

“很慷慨。”福尔摩斯讥讽地说。





“看看你，福尔摩斯先生，只是想和您探讨办案问题。我没有征求你的批评。”

“我只不过是看在这位年轻女士的分上才管这个案子的。”福尔摩斯厉声说，“她被指控的罪状很严重，但你企图对她做的事情更过分。你们这种有钱人就应该受点儿教训，叫你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你们的钱收买，来宽恕你们的罪过！”

我真没料到，黄金大王竟然老老实实在地接受了这番训斥。

“是的。我感谢上帝，我的计谋没有如愿以偿。她坚决不从，她本来当即就要辞职回家的。”

“为什么没走呢？”

“这个，首先还有别人靠她养活。她很善良，不忍心放弃职业不管他们死活。我一直留她，她才答应留下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知道我对他的感情，知道自己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她要利用这个影响力来做好事。”

“做什么？”

“这个，她知道一些我的事业。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大的事业。我可以兴建也可以破坏——而一般我总是破坏。企业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我是全力以赴的，我绝不叫痛，也绝不在乎别人叫痛。”

“她的看法不是这样。也许她是对的。她深信一个人的额外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破产和饥饿的基础上。这是她的观点，我相信她能超越金钱看到更长久的东西。她认为我肯听她的话，她相信通过影响我的行为可以为公众做点儿好事。于是她留下来没走。后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呢？”

黄金大王停顿片刻，沉思不语。

“这对她很不利。我不否认这点。起先，刚一出事，我太吃惊了，我简直认为她是由于过分激动而完全违反了本性。显然，我妻子是一个极端妒忌的女人。尽管我妻子没有理由妒忌我和女教师的关系——这个我看她也知道，她确实觉得这位英国姑娘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也无济于事。她恨她恨得发疯，她血管里始终有着亚马孙悍妇的血液。她可能企图谋杀邓巴小姐——或者可以说是用枪威胁她叫她离开我们。可能发生扭打，枪走了火，反而打死了持枪的人。”

“这种可能我早已想过了。”福尔摩斯说，“可以说，这是唯一可以代替蓄意谋杀的解释。”

“但她完全否认发生过这种情况。”

“否认并不是证据！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处境如此可怕的女人可能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里还拿着枪。她甚至可能把它和衣服扔在一起，自己还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时她可能矢口否认以图了事，因为怎么解释也是讲不清的。你用什么来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也许吧。”

“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乘晚车到达温切斯特。很有可能等我见过这位年轻女士以后，我会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更大的作用。”

事实是当天我们没有去成温切斯特，而住在了汉普郡的奈尔·吉布森庄园所在的雷神湖地区。吉布森先生并没有陪同我





们，但他给了我们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他是最初查验现场的地方警察。

科文特里警官是一个又高又瘦、肤色苍白的人，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他知道许多不敢说出的情况。但在这些表面的毛病背后，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正派诚实的人，起码不会不承认自己能力有限而需要帮助。

“不管怎样，我宁愿你来，不愿伦敦警察厅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警察厅一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誉，失败则大受埋怨。而我听说你是公平的。”

“我根本不署名。”福尔摩斯对他说。

“肯定地说，你很大度。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我知道的。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他向四面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的，“你不觉得这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点了。”

“你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他很可能嫌他妻子碍事，而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证实了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枝。”

“一对中的一枝吗？另一枝在哪里？”

“他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没有找到与这枝完全一样的，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要真是一对中的一枝，总应该能找到另一枝的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咱们还是先一起去看看现场。”



以上对话是在警官的小屋里进行的。从这里穿过了秋风瑟瑟、遍地金黄的草原，我们就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顺着一条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土丘顶上那座曲折的、半木结构的住宅了。其侧面有一个狭长而生满芦苇的小湖，中心部分最狭。马车路沿着一座石桥穿过湖面。

警官在桥头停下来，指着地面说：“这里是吉布森太太尸体躺着的地点。”

“你是在尸体移动之前到达这里的吗？”

“是的，他们当即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呼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下来，他坚持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这是明智的。我从报纸上得知枪是在近旁打的。”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角斗挣扎的痕迹，毫无痕迹，没有武器，她左手里还攥着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

“你是说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排除了死后有人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简短，写的是：‘我将于九时到雷神桥。格·邓巴’，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条子吗？”

“是的，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但是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是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唯一清楚的。”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现在，假设条子真正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被死者收到的。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会见中总用不着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儿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细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的。”

石头是灰色的，但缺口却是白色的，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大。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似是猛击的痕迹。

“需要很猛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思索着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

“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与本案毫无关系。好吧，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一样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去吧。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那位访问过我们的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的一生中积累的东西。

“吉布森先生树敌不少。”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枕头里总是放着一枝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这位去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残酷和侮辱的言辞，甚至是当着用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

“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却得到了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定在桥边和吉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





“只有一点除外。”

“哪一点，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的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竟会干出如此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我说，华生，就算是你，也应该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我不信。我认为咱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这样说是说的实话。因此，手枪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瞧，咱们一下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了。”

第二天早晨，在那位辩护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看邓巴小姐。

她给我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真难怪那位黄金大王也在她